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晚清珍稀期刊续编 (二十二)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清
议
报
全
编

笠肆集文苑

宋鶴堂存

詩界潮音集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第四集目錄

卷十五 文苑上來稿彙存

時事十大新聞彙記

傀儡說

大清廣東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哭告華人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辨中國今日無所謂新舊黨

不平則鳴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公啓

聞俄人在金州等處苛刻事感而書此

弔六君子文

析木觀陸操記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佗城熱血人

天南新報

古愚氏

天南新報

天津國聞報

采蕨生

論維新爲國民公事

上粵督李傅相書

上鄂督張制軍書

母后有罪可討考

脫影奇觀

記舊金山大埠因疫罷市事

常州孫明經上張香帥書

憤言篇

橫濱祭六君子文

瀏陽二傑集序

義士唐才常傳

祭唐烈士佛塵等及六君子文

書湖南大獄

漢變烈士事略

味蕓園集議電爭俄約記

二

熱血人

任公

任公

天南新報

大島翼次郎

婚姻自由論

女子亟宜自立論

開辦東亞商業學校記

附州校
演義

上學督陶方帥書

何烈士來保傳畧

蔡烈士鍾浩傳畧

陳烈士應軫傳畧

漢變湘南烈士小傳彙誌

祭漢難諸烈士文

加拿大未士潔島祭六君子文

辛丑八月祭漢口諸烈士文

尊革命

遊檀香山記

美國虐待華人布告文

諸夏轉音考

鳳城蓉君女史

清池女史

星洲厲公

民史氏

樹立山人

美國遊學生嚴錦榮

自立國民

明夷子

在香港上醇親王書

呈總理衙門稟稿

擬呈北京總理衙門稟稿

廣開醫學稟稿

致張之洞書

編修沈鵬奏摺

袁爽秋京卿請剿拳匪第一疏

東南疆臣奏稿

卷十六 文苑下詩界潮音集

四

馮紫珊

羅璪雲

自立國民

梁兆南

香港中國日報

六

清議報全編卷十五

第四集上

文苑上

來稿彙存

時事十大新聞彙記

佗城熱

環球報館新聞其宗旨也有聞必書惟新是圖內統朝野外迄邦交下至天時人事世情物理怪怪奇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無不隨探隨登以符新聞之例其有傷及國體刺及朝政非敢蹈居下訕上之弊實以存斯民直道之公無可諱亦無容諱也故但以新聞視報紙者爲閱報之恒情不但以新聞視報紙者爲得設報之精意而要之報館之設不離新聞之旨者近是。所有錄登作新聞觀可也。夫新聞之罕見者孰有如我中國今年時局哉。前後數月間有如萬丈驚濤忽起忽落其前四月之新機頓發改弦更張苟日新日新又日新誠千古未有之異聞其後八月之故態復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更所思之奇想蒙則謂前之所聞雖新而不奇未可作新聞論也後之所聞則亦奇亦新祇可作新聞觀也爰取近日所聞並擇其尤新者彙而記之厥有十端其一曰囚天子二曰革師傅三曰禁報館四曰罷學堂五曰修京城六曰築宮牆七曰購康逆八曰撫余燮九曰召外醫十曰分五軍凡此可驚可駭可嘆可惜可怪可愕可笑可憐之事愈變愈幻日出日奇並集於數月之

間。本館不敢附春秋記變之義。亦但如齊諧之誌怪。聊齋之誌異。相與詫之曰新聞新聞。令閱之者亦曰新聞新聞而已。蓋自時事變遷以來。而新聞遂成一巨觀矣。嗚呼痛哉。夫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者。固莫如囚天子一事。今日之皇上。不謂之受囚不得也。自八月初六有召還宮。羣臣即無一得覲。天顏者。逼居瀛臺。四斷橋道。是瀛臺一囚地也。旋聞與內監一人。欲作建文之奔。爲門者所阻。復返瀛臺。是一脫囚之被獲也。誅內監。殺六臣。是斷囚者之接濟也。挾懿旨。稱上諭。是改囚者之口供也。罪其所親信。是囚者黨與之株連也。用其所賤惡。是囚者仇家之得志也。其不至頒生金。搗藥杵。奴阿叔。食小龍者。以有各大國爲之署保。一囚者之監候也。噫嘻。五大洲以彼得陸仁相待。非同昌邑之不賢。廿一省以少康宣王相期。竟至考妣之奪我。天下事之可痛哭流涕者。有逾於此哉。而記者曰。母然也。作新聞觀可也。

尊師重道。我朝獨隆。蓋謂教孝教忠。基於師範。一經執贊函丈。即終身拜首門墻。上自王子出學。下逮庶人就傅。從無有痛恨其師。斥罵其師者。而況大書特書白之天下。令薄海人士。聞風詫異。始識師道本不甚尊重。爲可隨意反罵之人哉。乃有之。自本年十月廿一始。諭云。翁同龢授讀以來。訓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藉事端。窺探朕意。又曰。中東之役。憂危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

務種種乖謬。又曰。濫保匪人。罪無可道。又曰。陳奏重大事件。間有詰駁。翁同龢即怫然不悅。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爲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後追維。實深痛恨。傳令其開缺回籍。不足以蔽厥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爲大臣居心狡詐者戒云云。夫翁同龢雖爲皇上之師。仍屬皇上之臣。旣辦理乖謬。又濫保匪人。復情形跋扈。援此數罪。革之可也。斥之可也。誅之亦無不可也。而必先提之以授讀以來。復責之以訓導無方。則翁同龢臣也。而有師道寓焉。斯爲上諭歟。斯爲懿旨歟。讀者不以爲君革臣之詔。而幾以爲弟毀師之語矣。抑知革翁之故。實不過以其曾保薦康有爲。故事後追維。實深痛恨。授讀無狀之罪。特借端起例。廣織罪名。欲以示非盡出濫保之故耳。不知欲盡彌彰。卒以曲筆深文。自呈肺腑。且予天下以藉口之端。所謂言不由衷。未有多方支折也。吾不知與明太祖之欲殺宋濂。而馬后以太子曾經授讀。謂貧家請一先生訓子。尙能終始保全。太祖卒爲悔悟。其持論之厚薄。相去爲何如也。而記者曰無論也。作新聞觀可也。

若夫報館之設。所以替新聞也。乃自八月廿四日。有奉旨禁報之諭。而各報館反自弄出新聞數起。一洋人買股。二主筆辭工。三洋使代控。四太后醢醢。至成命旣不能行。又不能收。則有購買報館之議。旋以議難就緒。又有約無直言之條。近且以從前之嚴議處分。而貶爲敗

類之斯文者。今忽若從優議敘。陞爲橫議之處士。此尤爲新中之新。不圖所聞之至於斯也。嗟哉。苟禮義之不愆。亦何卹乎人言。書曰。有言逆於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治。各報館蓋仍是一副忠愛心腸耳。惜哉。受罵不堪。遂至激烈其詞。以相辯駁。一若忘仲尼不爲己甚之訓。昧禮經爲尊者諱之言。而知我罪我。概置不議。不論之列。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蒙則謂自茲一禁以往。天下之人。不惟知報館之原於邸抄。合於風詩。直當視爲五洲之御史。萬世之史官。何也。以時事必書。旣能直言。又有直筆也。而記者曰無辯也。但作新聞觀可也。學堂之設。士由此成才。農由此有學。工由此精通。商由此有權。國由此致富。兵由此能強。保敎由此。保種由此。保國亦莫不由此。興議之初。天下之人心。眞有如孟子所言。在右皆曰可。諸大夫皆曰可。國人皆曰可。即胥庸衰謬守舊之老臣。口雖強辯之曰太新太新。而其心未始以爲不可也。乃九月三十日。竟有皇太后准禮部另片奏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辦學堂等語。該懿旨云。書院之設。原以求實學。併非專尙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圖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此事。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寔同。本不必重煩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切寔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有云云。爲此奏者是不惟因噎而廢食也。是不惟以臭而爲香也。是不惟狗彘不食豺虎不受也。是果何物老嫗。是

何血氣生此禽獸。而竟同鴉獸之先鳴。使百草永無芳日。差等元緒之啓口。而使華表亦被災連。人之無良。胡至此極。彼廿一省之翹翹後俊。終作野蠻。南北洋之濟濟學童。卒流彝俗。抱恨曷有窮期哉。此又斯聞非吾所能及矣。而記者曰無痛也。但作新聞觀可也。

京師九門高峙。五禁重圍。險要不如旅順。形勢不如威海。所恃者大沽口潮落無常。敵人不能投鞭以渡耳。即謂風頹雨蝕。有損觀瞻。畧爲修飭。便壯厥觀而已。非今日之急務。乃竟聞有某相國大展鴻猷。深虞鴉廢。奏請撥款六百萬修葺京師內外城垣。以收金湯磐石之固。論者謂未雨綢繆。防土匪乘間而起。藉此以備不虞。亦老成謀國之一端也。然平。豈其然乎。噫。吾知之矣。意者習聞泰西火器之利。而慮其牧馬以來也。因先爲堅之高之。令彼格林無所施其烈。開山不能撼其中。開花不能射其縫。克虜伯不能逞其威。以示防禦於英俄德法。歟。抑鷗鷺巢林。不過一枝。燕雀處堂。不知厦傾。以是爲救時經濟。眼光所及。反不越雷池一步。徒爲聊固吾圉之計歟。不然。俄方掃穴犁庭。洞其後。各國鷹睥虎視。瞰其邊。造鐵路須款。復海軍須款。還國債須款。乃擲此數百萬於無變。則不見其奇。有變則一無可恃。是真令人索解不得。幾等下士之聞道大笑而走矣。況守在人而不在險。旅順之失。可爲殷鑒。以龔照璦而守睢陽。不待尹子奇之至而城已潰。以張巡許遠而守旅順。雖十年困於日本而猶存。況京師大地平原數百里。前無一衣帶之水。以爲湯池。後無一屏蔽之山。以障金城。大沽一破。

長驅直入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宰相奇想。守在京師。嗚呼噫嘻。彼在京欽使當嗤之以鼻矣。而記者曰無笑也。作新聞觀可也。

我朝宮禁森嚴。護衛肅穆。除內總管一員以外。無得出入禁中。其餘內監侍衛。設鐸拱稽。某人當值某日司衛某地。悉由內廷專派。烈祖神宗。防閑週密之意。亦可謂盡美盡善矣。乃自八月訓政以後。皇太后於南海啓鑾還宮。既聞侍衛威嚴。稽查肅密。凡內廷禁城內各門。及圓明園靜明園頤和園各門外圍。俱由總管內務府大臣酌派內務府三旗護軍營巡察。內園內監看守。復因內廷屢獲行刺人犯。經內務府總管大臣諭令各禁門值護軍統領認真稽察。夫以堂堂國母。垂簾聽政數十年。其不能爲衆人之母。而竟有執殺之歎。已爲咄咄怪事。況又以宮牆外望。時復有人窺探。更於宮外添築圍牆。一若千金之子。常恐死於盜賊之手之所爲者。不尤爲駭人聽聞乎。噫嘻。世無荆軻。豈易作秦胸之刺。地非博浪。何能加張良之錐。其繚以重圍。再立峭壁者。非防刺客也。非禦外覲也。直防皇上耳。曷言之。蓋自今上之幽廢。而震動全局。六臣之誅戮。而自壞長城。不惟皇上退處無權。等潛龍之勿用。即皇太后亦冰淵是懷。同騎虎之勢成。所挾以欺愚天下之衆。遏止忠義之氣者。猶曰皇上尙在。固明明上諭也。萬一如叔帶之亂。周王出奔。布詔天下。忠義來奔。問之臣。豪傑作勤王之舉。天下事從此去矣。故宮牆之築。即皇上私逃被阻之後。諸奸佞所驚心吊膽而廣

爲陷阱也。不然。旣爲刺客。豈不如紅線之走壁飛簷。施其慣技。今多一牆。直多一梯耳。旣防刺客。何不學林甫之城府深沈。一夜五遷。今築外牆。猶修外備耳。且泰西各國帝后巡幸內地。皆輕車減從。道旁鵠立。萬人共得觀瞻。今中國旣堂高廉遠。復又築宮牆以防刺客。令彼西人聞之。不益疑吾民之多犯上作亂乎。而記者曰。無論也。作新聞觀可也。

余蠻子與李立亭俱一亂民而已。乃李亂廣西則全用勦。余亂四川則全用撫。殆眞中國之兵。前不足以禦外人者。今並不足以定內亂哉。執事者云云。以一華司鐸被執。因而投鼠忌器也。於是始則外示羈縻。而督臣撫之以四萬軍餉。繼則謄旨特奉。而任道撫之以新造衣冠。終則藍其頂。花其翎。而撫之以守備之職。旋以索軍糧十萬。洋鎗二千。並求副將之職。得有統兵之權。仍是遍擾民居。復歸巢穴。則有招撫之名。全無受撫之實。君子觀於余蠻子之反覆無常。其挾制橫行。戲弄諸臣於股掌之上。不禁慨然於中國之內亂未有已時矣。誠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師非華司鐸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蠻有是心也。挾教師者則固余蠻子創是舉也。方今三合哥老等會蔓延內地。防範稍懈。即伏莽興戎。荷鋌而走險。皆蹈余蠻子之故智。而挾一教師以圖全。事成固可生其覬覦。事不成則仍不失爲守備。啓各省亂民之心。禍各國傳教之士。皆自今日之撫余蠻子始也。不觀明之天下失於流賊乎。李自成張獻忠獨非旣降復叛之人哉。而養癰貽患。積火燎原。遂至蹂躪明之宗社若此。何竟蹈

其覆轍。而斤斤以撫爲事也。而記者曰無惜也。作新聞觀可也。康有爲之逃日本。與孫文之逃日本同。康有爲之不可購。與孫文之不可購同。前者使英大臣誘孫入使署擒之。而卒不能致之。一之爲已甚矣。乃於康之逃亡。而直督懸數千金以購之。江督懸數千金以購之。粵督亦懸數千金以購之。且電傳懿旨。著沿省關道查獲以購之。卒至由津而滬。由滬而港。行所無事。有陸軍而不能購於陸。有海軍而不能購於海。中國如此。況外國乎。至由港而日本。其亦可以詐作痴聾矣。乃復移文各國領事。而無以駁其公罪之言。密諭日使查拿。而益以增其保護之重。非惟無濟。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且各國亦未悉康之罪爲君臣之獄。故據公法以保其身。而不爲援中例以申其罪。苟其倣晉文之執衛侯故事。約盟與國。各率海艦。送康入朝。聯合公使。請皇上朝坐而面質之。有罪無罪。自以今上科斷爲主。不能祖亦不能誣也。計不出此。而保者自保。購者自購。於是乎保全無辜。與容納遁犯。皆各尊所聞。而彼此紛爭。是非終何由定哉。而記者曰無爭也。作新聞觀可也。皇上天錫智勇。起自親藩。入繼大統。所謂帝王自有真。乃天授非人力也。斯則日昃不遑。勤勞宵旰。時抱徒苦我民之痛。別有忍罵昏君之感。政躬日瘁。理或宜然。但醫院一官。再三選試。乃能進用。爲問本朝家法有詔徵外醫者乎。且即謂變生倉卒。病起怪奇。然亦必先由醫院進方。頒行內閣。至百無一效。或爲病急投醫之舉。布詔中外。亦屬薄海人心所共原。乃數